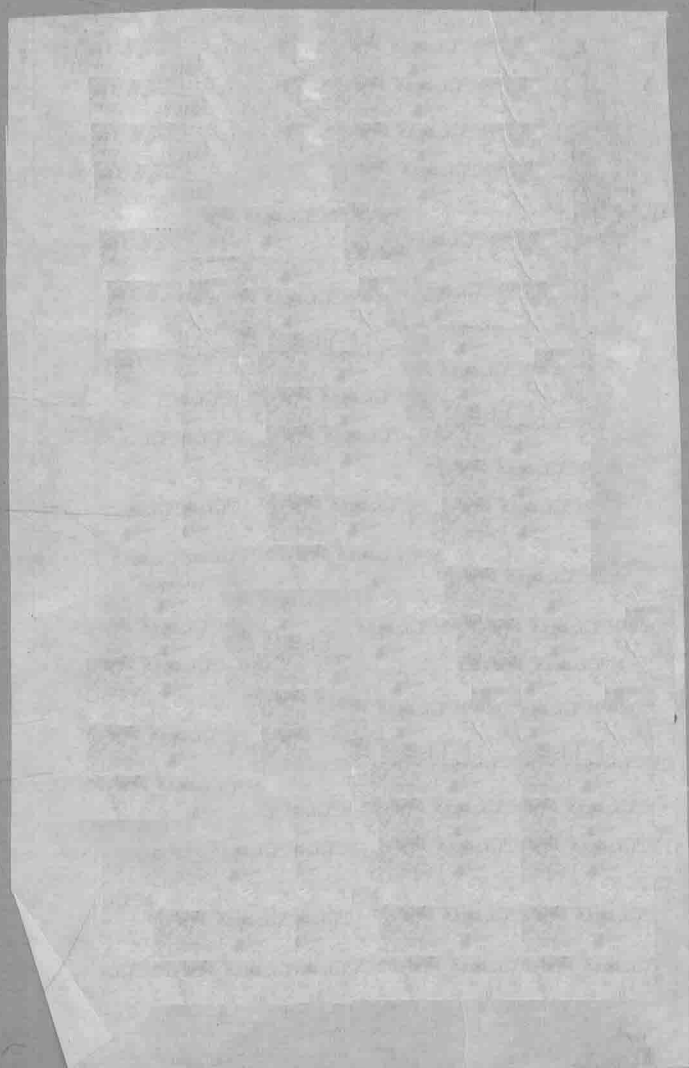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五

薛舉

子仁杲

李軌

劉武周

苑君璋附

高開道

劉黑闥

徐圓朗

薛舉河東汾陰人也其父汪徙居金城舉容貌瓌偉凶悍善射驍武絕倫家產鉅萬交結豪猾雄於邊朔初爲金城府校尉大業末隴西羣盜蠭起百姓飢餒金城令郝瑗募得數千人使舉討捕授甲於郡中吏人咸集置酒以饗士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於座中劫瑗矯稱收捕反者因發兵囚郡縣官開倉以賑貧乏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爲秦興封仁杲爲齊公少子仁越爲晉公有宗羅喉者先聚黨爲羣盜至是帥眾會之封爲義興公餘皆以次封拜掠官收馬招集羣盜兵鋒甚銳所至皆下隋將皇甫綰屯兵

一萬在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
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陳氣色
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眾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
首鍾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盡以眾降舉兵遂大振進仁杲爲
齊王授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暉爲義興王
以副仁杲總兵略地又克鄯廓二州數日間盡有隴西之地眾至
十三萬十三年秋七月舉僭號於蘭州以妻鞠氏爲皇后母爲皇
太后起墳塋置陵邑立廟於城南其月舉陳兵數萬出拜墓禮畢
大會仁杲進兵圍秦州仁越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退
之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大戰于昌松仲興
敗績全軍陷於軌及仁杲克秦州舉自蘭州遷都之遣仁杲引軍
寇扶風郡汧源賊帥唐弼率眾拒之兵不得進初弼起扶風立隴

西李弘芝爲天子有徒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引軍從舉仁
杲因弼弛備襲破之並有其眾弼以數百騎遁免舉勢益張軍號
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畱攻扶風太宗帥師討敗之
斬首數千級追奔至隴坻而還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眾
曰古來天子有降事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
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
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
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
而爲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荅曰聊發此問試君等耳乃厚賞瑗
引爲謀主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共爲聲勢厚賂突厥餌其戎馬
合從并力進逼京師舉從其言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莫賀
咄設許以兵隨之期有日矣會都水監宇文歆使于突厥歆說莫

賀咄設止其出兵故舉謀不行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喉舉悉眾來援軍屯高塘縱兵虜掠至于豳岐之地太宗又率眾擊之軍次高塘城度其糧少意在速戰乃命深溝堅壁以老其師未及與戰會太宗不豫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塘西南恃眾不設備爲舉兵掩乘其後太宗聞之知其必敗遽與書責之未至兩軍合戰竟爲舉所敗外者十五六大將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陷于陳太宗歸于京師舉軍取高塘又遣仁果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竝禽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而外舉每破陳所獲士卒皆殺之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由是人心不附仁果代董其眾僞謚舉

爲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舉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猛火之上漸割以啗軍士初拔秦州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智略縱橫足辦我家事而傷於苛虐與物無恩終當覆我宗社舉外仁杲立於折墦城與諸將帥素多有隙及嗣位眾咸猜懼郝瑗哭舉悲思因病不起自此兵勢日衰自劉文靜爲舉所敗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師次高墦而堅壁不動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敗銳氣猶少賊以勝自驕必輕敵好鬪故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仁杲勇而無謀兼糧餽不屬將士稍離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眾來降仁杲妹夫僞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歸國太宗知其可擊遣

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喉於淺水原兩軍酣戰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奮擊大破之乘勝進薄其折墘城仁杲窮蹙率僞百官開門降太宗納之王師振旅以仁杲歸於京師及其首帥數千人皆斬之舉父子相繼僞位至滅凡五年隴西平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稱之大業末爲鷹揚府司馬時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謀曰薛舉殘暴必來侵擾郡官庸怯無以禦之今宜同心戮力保據河右以觀天下之事豈可束手於人妻子分散乃謀共舉兵皆相讓莫肯爲主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於郭下聚眾應之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建元安樂

署置官屬竝擬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率眾內屬遣弟闕
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有二千餘騎至是自稱可汗來降
于軌武德元年冬軌僭稱尊號以其子伯玉爲皇太子長史曹珍
爲左僕射謹等議欲盡殺隋官分其家產軌曰諸人見偏爲主便
須稟吾處分義兵之起意在救焚今殺人取物是爲狂賊立計如
此何以求濟乎迺署統師太僕卿士政太府卿薛舉遣兵侵軌軌
遣其將李贇擊敗于昌松斬首二千級盡虜其眾復議放還之贇
言於軌曰今竭力戰勝俘虜賊兵又縱放之還使資敵不如盡阬
之軌曰不然若有天命自禽其主此輩士卒終爲我有若事不成
畱此何益遂遣之未幾攻陷張掖燉煌西平枹罕盡有河西五郡
之地其年軌殺其吏部尙書梁碩初軌之起也碩爲謀主甚有智
略眾咸憚之碩見諸胡種落盛乃陰勸軌宜加防察與其戶部

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又軌子仲琰懷恨形於辭色修仁因之構成碩罪更譖毀之云其欲反軌令齋鳩就宅殺焉是後故人多疑懼之心簪從此稍離時高祖方圖辟舉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下璽書謂之爲從弟軌大悅遣其弟懋入朝獻方物高祖授懋大將軍遣還涼州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給羽葆鼓吹一部軌召羣寮廷議曰今吾從兄膺受圖籙據有京邑天命可知一姓不宜競立今去帝號受冊可乎曹珍進曰隋失天下英雄競逐稱王號帝鼎峙瓜分唐國自據關中大涼自處河右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爵若欲以小事大宜依蕭督故事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軌從之二年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

之又屬年饑人相食軌傾家賑之私家罄盡不能周徧又欲開倉給粟召眾議之珍等對曰國以人爲本本旣不立國將傾危安可惜此倉粟而坐觀百姓之歿乎其故人皆云給粟爲便謝統師等隋舊官人爲軌所獲雖被任使情猶不附每與羣胡相結引進朋黨排軌舊人因其大餒欲離其眾乃詎珍曰百姓餓者自是弱人勇壯之士終不冝困國家倉粟須備不虞豈可散之以供小弱僕射苟悅人情殊非國計軌以爲然由是士庶怨憤多欲叛之初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表請詣涼州招慰軌高祖謂曰李軌據河西之地連好吐谷渾結援於突厥興兵討擊尙以爲難豈單使所能致也興貴對曰李軌凶強誠如聖旨今若諭之以逆順曉之以禍福彼則憑固負遠必不見從何則臣於涼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臣之弟爲軌所信任職典樞密者數十人以此候

隙圖之易於反掌無不濟矣高祖從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又問以自安之術興貴諭之曰涼州僻遠人物凋殘勝兵雖餘十萬開地不過千里旣無險固又接蕃戎戎狄豺狼非我族類此而可久實用爲疑今大唐據有京邑略定中原攻必取戰必勝是天所啟非人力焉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卽漢家寶融未足爲比軌默然不答久之謂興貴曰昔吳淝以江左之兵猶稱己爲東帝我今以河右之眾豈得不爲西帝彼雖強大其如帝何君與唐爲計誘引於我酬彼恩遇耳興貴懼乃僞謝曰竊聞富貴不在故鄉有如衣錦夜行今合家子弟竝蒙信任榮慶實在一門豈敢興心更懷他志興貴知軌不可動乃與修仁等潛謀引諸胡眾起兵圖軌將圍其城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先時有辭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三百人亾奔于軌旣許其刺史而不授之禮

遇又薄深懷憤怨道宜率所部其修仁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
冀有外救興貴宣言曰大唐使我來殺李軌不從者誅及三族於
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軌歎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攜妻子上
玉女臺置酒爲別修仁執之以聞時鄧曉尙在長安聞軌敗舞蹈
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蹙容苟
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畱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
不齒軌尋伏誅自起至滅三載河西悉平詔授興貴右武侯大將
軍上柱國封涼國公食實封六百戶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
軍封申國公并給田宅食實封六百戶

劉武周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忽
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氏懷振衣無所見因而有娠
遂生武周驍勇善射交通豪俠其兄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

終當滅吾族也數詈辱之武周因去家入洛爲太僕楊義臣帳內募征遼東以軍功授建節校尉還家爲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甚見親遇每令率虞候屯於閣下因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又見天下已亂陰懷異計乃宣言於郡中曰今百姓饑餓殍人相枕於野王府尹閉倉不恤豈憂百姓之意乎以此激怒眾人皆發憤怨武周知眾心搖動因稱疾不起鄉間豪傑多來候問遂椎牛縱酒大言曰盜賊若此壯士守志竝歿溝壑今倉內積粟皆爛誰能與我取之諸豪傑皆許諾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而入斬仁恭於郡廳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廩以賑窮乏馳檄境內其屬城皆歸之得兵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隋鴈門郡丞陳孝意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圍其桑乾鎮會突厥大至與武周共

擊智辯隋師敗績孝意奔還鴈門都人殺之以城降于武周於是
龔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以馬報
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復歸于馬邑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
遣以狼頭纛因僭稱皇帝以妻沮氏爲皇后建元爲天興以衛士
楊伏念爲左僕射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爲內史令先是上谷人宋
金剛有眾萬餘人在易州界爲羣盜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裏
後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率餘眾四千人奔武周武
周聞金剛善用兵得之甚喜號爲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產遺之
金剛亦深自結納遂出其妻請聘武周之妹又說武周入圖晉陽
南向以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臺令率兵二萬人侵并
州軍黃虵鎮又引突厥之眾兵鋒甚盛龔破榆次縣進陷介州高
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眾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仲文後得

逃還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戰又敗績武周進逼總管齊王元吉
委城遁走武周遂據太原遣金剛進攻晉州六日城陷右驍衛大
將軍劉弘基沒于賊進取滄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
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
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屯于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永安王孝基
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尙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
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竝陷四
將俱沒敬德還滄州太宗邀擊於美良川大破之敬德與賊將尋
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太宗復破之於蒲州高祖親幸蒲津關太
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宋金剛遂圍絳州及太宗還金
剛懼而引退武周復攻李仲文于涪州頻戰皆敗又餽運不屬賊
眾大餒於是金剛遂遁太宗復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

破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師偏之金剛
尙有眾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陳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
騎遁走其驍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收其精兵舉介州及永安
來降武周大懼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自乾燭谷亾奔突厥金剛
復收其亾散以拒官軍人莫之從與百餘騎復奔突厥太宗進平
并州悉復故地未幾金剛背突厥而亾將還上谷爲追騎所獲腰
斬之武周又欲謀歸馬邑事洩爲突厥所殺武周自初起至亾凡
六載初武周引兵南侵苑君璋說曰唐主舉一州之兵定三輔之
地郡縣影附所向風靡此固天命豈曰人謀且并州已南地形險
阻若懸軍深入恐後無所繼不如連和突厥結援唐朝南面稱孤
足爲上策武周不聽遣君璋守朔州遂侵汾晉及敗泣謂君璋曰
恨不用君言乃至於此武周旣亾突厥又以君璋爲大行臺統其